

延安人

草 明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延安人

草明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集包括8个生动的短篇。其中“解放了的‘虎列拉’”写一个小公务员在儿童时期的悲惨遭遇和解放以后的成长；“新夫妇”写东北解放不久，一个家庭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。“婚事”和“今天”都写的是解放前后，劳动人民生活的变化；“延安人”写延安一个老大娘对于领袖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恶，蒋胡军进犯延安时，她在病中，但以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机智，把反动军队一连骑兵引到埋好地雷的山沟里去。“平凡的人”、“他没有死”、“史永平”等，也都是写解放区的人民对敌斗争的故事。通过作品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有力地说明了人民对于胜利的信心和对敌斗争的坚强和勇敢。

延 安 人

草 明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赠书六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新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 5/16 字数44,000

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8,670

统一书号 10072·214

定 价(7)0.22元

目 录

解放了的“虎列拉”.....	1
新夫妇.....	15
婚 事.....	25
今 天.....	40
延安人.....	46
平凡的故事.....	57
他没有死.....	61
史永平.....	67

解放了的“虎列拉”

我搬进我们那个办公的机关里不久，公务员李小泉便吸引住我的注意力，他有兩個特点：第一、身段小，看起来好像十一二岁；第二、他的綽号叫“虎列拉”。我走过不少省份，看见不少的人物，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像“虎列拉”那样稀奇古怪的綽号。很快，我了解他为什么被人叫“虎列拉”的原因。——当他用咒骂以表示他的不高兴、生气、愤恨和恶毒的时候，他就不住口地说：“虎列拉”，“虎列拉虎列拉的”，“虎列拉你的吧”……人们便不加思索地叫他做“虎列拉”了。

“虎列拉”这个名词，曾经和他的惨痛的命运分不开。

一九四四年，八月五日的黄昏，小泉的孱软弱无力地躺在炕上，指点着小泉做高粱面糊糊。她病了許多天，只是怕日本人发现，说是“虎列拉”，所以不敢请大夫瞧。

“火生大点，水煮得开开的；十二岁了，你不算小了，要不是那害人的鬼子——唉，你也許小学已经……你爹爹就要回来啦，怎么回事，还不回家？”

“哪里还有煤呢！”小泉十分不高兴地向他母亲说。

“門后面还有两根劈柴，勉强点，煮开了——”女人把身子费力地移到炕边，伸出瘦削的臂膊往門后指着。长頭髮又蓬松又污垢，披滿她的黄色干枯的脸面上。她把手缩回来，用破碎

的袖子擦着臉上的汗。虽然是上灯时分了，可是蒼蠅还不知疲倦地在悶热的小房間里嗡嗡地叫着，撞扑着；使这屋里那种貧穷、簡陋和不潔的特色更加鮮明。

“难道又遇着那倒霉的金海旺和餅头吵了架，滿肚子怒气往你爹身上發作嗎？这时候还不回家，是了，准是……”

小泉把面糊糊做好，拉起衣襟往臉上一擦，便溜出屋外去，母亲似乎还在炕上嘮叨着，可是他再也不願意去听。他最恨母亲一边抱怨他不懂事，不勤快，同时又去罵那“害人的鬼子”。

“鬼子害你穷，害你受罪，害你挨揍，难道是我叫他干的嗎？哼，起先在老家，嚷叫活不下去，到張家口来，也嚷着活不下去。我怎样知道什么地方才能讓我們活得下去？……”小泉忿忿不平地想着。离开了母亲，他感到全身都輕松起来。索性穿过院子，他跑到大門外，沿着紅磚牆走去。

这座宏大的紅房子是“蒙疆運輸公司”建造的，它毗連着三个大院子，每个院子密密地排列着四五十個小房間，那里面住着運輸公司的“苦力”和他們底家屬。中国的“苦力”們消耗了一天的精力，疲憊不堪地投进它的怀抱，第二天清早，便又爬起来，再去消耗那由于兩頓高粱和黑豆面补充得来的力气。

李小泉忿恨地用指甲刮着紅磚牆，然而它是那么結实，致使他徒劳。他虽然来張家口快二年了，不过他不喜歡这城市，他回想着在家里的時候，跟着父母上地里去，躺在綠油油的山坡上，仰望着碧藍的天空，哼着小調，那一陣子多好啊。

“那时节，誰也不管誰，媽的脾气也沒有現在坏！”

在昏暗的前面，似乎有几个扭在一堆似的影子向这边来。

小泉好奇心一起，迎了上去。一看，原来是他的父亲李元庆，被两个同伴搀扶着一簸一拐地走着来。他不言語，回过身子飞跑进自己的屋里，像下紧急的命令似地对母亲嚷着：

“爹爹給鬼子打伤了，拐着回来了。”

他沒有讓母亲听清楚，便又回身往大門外跑去，迎接他的父亲。

李元庆赤着胳膊，穿上一条破爛的短褲；进了紅房子的院子，他便推开了同伴并点头向他們称謝，扶着兒子的小肩膀，往自己的屋里拐着。到了家，他那病弱的老婆早已扶牆抓壁地走到門框上候他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，什么地方受伤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比上一次重一些么……”女人胆怯地向那沉默的丈夫發問。

李元庆沒有回答，坐在木箱子上，把兒子的头攬到自己的怀里，露出牙齿咬自己的髭鬚。灯亮起来了，但是微弱的灯光，只有使这破爛的屋子更显得惨淡罢了。

“还不是为了家里沒有煤，我揣上了一塊，給狗肉^の看見了。哼！”他停住了，用手撫摩那乖乖地伏在腿上不动的兒子的头。他看見自己身上，給炭末弄得灰黑；兒子那長長的頭髮和衣服，也是那么灰黑，整个屋里的陈旧家俱，同样是那么灰黑，只有他女人那一張臉，蒼白得和整个屋里的色調不和諧。他不願意再看，低下头去。一會兒，他想起了什么，輕輕把兒子推开，从褲腰里掏出兩塊拳头那么粗的黑炭来。小泉看見，哈哈地笑出声来。父亲看見兒子乐了，便又攬住了他，齐声笑着，女人看見父子兩人在笑，自己也一面擦着伤心的眼

泪，一面露出牙齿干笑着。

“泉兒，我們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人似地生活呢，我們工人們，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人似地生活呢？”

父亲停住了笑，双手把兒子的臉捧起来，动情地問他。他的眼光是那么热烈，却又那么严肃。小泉看了，心里有点惶惑，他柔和地偏着头，回答他父亲說：

“快了，爹爹，等我長大起来，我就把鬼子一个一个杀死；我和小三、茂兒、慎安他們都長大起来，我們要把他們杀个干净。”

“你怎么杀得着他們呢？”父亲用低哑的嗓子問。

“我們去当兵。”

“哼，”父亲冷笑起来了。“現在的兵就不打鬼子的。”

小泉听了，垂头坐在地上，父亲伸了伸腰杆，用右手撫捏着受伤的左肩和右膝，徐徐地說。

“离我們老家不远，就有游击队，現在咱們中国的軍隊，只有游击队才去打日本。游击队，唔，听說他們这一兩年又大大地發展了。日本兵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那支游击队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！”

“爹爹，游击队会上張家口来嗎？他們要是不来，我們去投他成不成？”

“他們怎么也不会上張家口来的，他們害怕火車，不敢上有鉄道的地方来。”父亲果斷地說。

“我們去投奔他，人家才不要我們呢。我們是卖力气的，又不会打仗。”母亲插嘴說。“再說，我是个女人，你年紀又

小，頂个啥？”

李元庆站起身来，困难地走到門口，打开門扇偷偷往外張望一下，才放了心，扣上門，故意中断了剛才的談話，大声嚷着：

“怎么，还没有做好飯？”

“喔唷，你看，我們都把吃飯忘了，面糊糊怕起了鍋巴了。”

飯后，熄灭了灯，他們把不幸、痛苦和各种幻想收拾起来，爬到炕上安息，沉沉的黑夜占有这人間。

李元庆在家里养了一天伤。第二天早上十点鐘，警察所来了一輛卡車，在紅房子停下来了。四个伪警，和兩個日本人神气十足地跳下車来，把守着大門口，然后把院子里的男男女女都叫了出来。叫人們一个一个去拉大便，然后用惊人的速度把二百C.C.的藥水往人們肛門打进去。女人們忍气吞声地羞紅了臉去拉褲子，用袖口掩着面。灌腸完畢，日本人便嘖嘖咕咕对伪警說：

“拉稀拉稀的，虎列拉的有，嚙？……”

伪警察恭恭敬敬地立了一个正。然后不由分說地把李元庆兩夫妇拉上了汽車。

小泉的媽惊慌得几乎死过去，她一手抓住丈夫，一手拉着兒子，哀叫着：

“我沒有虎列拉，我沒有虎列拉，他也沒，沒有……泉兒，我丟不下你，媽丟不下你……”

伪警察一巴掌批在女人的臉上，立刻記下了三道白色的

指印，跟着他一拖把小泉摔到三尺以外。

小泉一声都沒有哼叫，按着擦伤的臉部，爬起身来：“媽。我跟你們去，我跟你們去。——”

女人們把小泉攔抱着，安慰着他：“孩子，明天你爹媽病治好了，就要回來的。”

汽車快开的时候，小泉媽用慘痛的声音呼喊他兒子：

“泉兒，火爐下面，压住一磚塊，把土撥开，下面有兩只現洋：你肚子餓了，可以……”

——这是母亲給他的最后的遺言和唯一的遺產了。从此之后，他的父母再也沒有回来。

开头，小泉在大孀娘的怀抱里大哭大鬧了一陣，后来他自动停止了，开始沉默起来，帮助大孀娘做飯，收拾碗筷。

紅房子被划为虎列拉的傳染区，圈了起来，兩個伪警察在把守，日本人还早晚来巡邏兩次。不讓外出，不讓干活，沒有吃的給發下来，这样整整过了八十一天。

恢复了自由，小泉头一个便去拜訪他父亲的老朋友張鵬伯伯。老人一看見这个失了父母的孤兒，便摟住他，說不出話来；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一面流着老泪，一面顫声說：

“中国人遭了殃，中国的小孩也遭了殃！生一个人，养一个人，多么不容易啊！——活活把他倆燒死，活活把他倆燒死！东坡的西，西面，唉，我，我亲眼看見的，你娘还在哼着，火焰却嘩嘩剝剝，比，比你娘哼得还响。你爹原是个强壯的汉子，那时节，他大腿却在微微抖动——”

孩子尖叫了一声，把臉撞过去堵住老人的嘴，十个手指头

使勁抓住老人的胳膊和后腦，彷彿在和一個仇人搏鬥的樣子。……

第二天吃了早飯，小泉悄悄撿了一個小籃子，藏過了一根三寸來長的鐵筷子，跑到東山坡西面的那群起伏不平的小丘陵上來。經過了兩個多月的風吹雨淋，小泉發現不出什麼火葬的痕迹：偶然有幾根長長的被野狗啃剩的骨頭，無限寂寞地躺在枯草叢里。小泉心里默禱着：

“泉兒來替你們收拾骨頭安葬了，我不知道那一根是你們的，你們顯顯靈吧，如果是你們的，便很沉重，像鐵那樣沉重，顯顯靈吧……”

他一拾着骨頭，便抓起往掌心掂一掂，覺得很沉重，於是放在小籃子里，然後繼續去找，把籃子裝滿了，看一看，他心里想着兩個人的骨頭不止這小小的一堆。他把骨頭倒在一邊，提着空籃子再去找。一直到自己兩條腿實在跑累了，他也就覺得兩個人的骨頭差不多了。他動手挖起坑來了，用短鐵筷子，用手指去挖成一個兩尺來深的坑，足足花了兩小時的工夫。等到他把骨頭都倒下去，埋上一層薄土之後，他便疲乏不堪地坐在地上，把兩支手臂盤在膝蓋上，把臉面埋在臂膊里。他沉思着，毫無目的地沉思着。“媽！”他突然叫了一聲，便軟弱無力地往下想：“你怎麼不打我了呢，怎麼不罵我了呢？……只要你活着，打我也成，罵我也成，我再不去恨你。你活轉來吧。媽，你不理我了嗎？你不——理我——了嗎？”全身有一種痛楚的感覺，他眼淚不由得奔放出來了。在他眼前，整個世界都模糊不清。

小泉的性格大大地改變了。他學會了刻毒地罵人，學會了

做一种縮起上唇表示最輕視的鬼臉；此外他还学会說謊和破壞別人的兴致，使得紅房子里的女人們沒有一个喜欢他的。

大嬸娘把李小泉送进了救济院。不到一个月工夫，李小泉因为每天喝兩頓小米稀粥喝不飽，逃了回来，躲在張鵬老伯伯家里。因为生活沒有办法，老人又把小泉送到大嬸娘那兒。

“你不学好——李元庆竟留下了这么一个孽种！——你再也不会有出息的一天了！”大嬸娘給他的咒罵多于給他活命的粮食。

真的，李小泉一点也沒有改好，他对大人們越来越不明白，好些女人們也越过越討厭他，有些小孩們也因为母亲的禁止只好漸漸和他疏远。

一九四五年的五月，大嬸娘又把李小泉再度送到救济院去。李小泉在院里鬼混着，調皮搗蛋，在院外瞞过日本人和伪警察偷偷上街去要飯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八路军解放了張家口。

当日本人敗退的时候，李小泉跟着同伴們去倉庫那兒搶日本人的东西。他拿到了一匹紅緞子和一双大皮鞋，用兩支短短的胳膊紧紧地把胜利品挟着，飞跑着打算到張鵬老伯伯那兒。他正在走到怡安街拐角地方，保長楊少敏迎面跑上去，一把攔着他，吆喝着。

“你往哪里跑？小賊子，搶別人的东西，放下！”

李小泉哪里肯听，他避开了那为非作歹的保長，兩条短短的腿跑得更快，破碎的衣衫，像是他的保衛者，一縷一縷地飄飞着追隨着他。楊少敏迈开脚步，从后面夺了那匹紅緞子，大

踏着步跑掉了。小泉在他后面追赶着，哭鬧着；终于声嘶力竭提着一双沉重的大皮鞋，跑到他的唯一的亲人張鵬老伯伯那兒。

“孩子，不义之財，丟了没有什么可惜；不要哭，好孩子！”張鵬听了小泉哭訴之后，安慰着他。他身材很高大，因为要替受委屈的小孩子揩抹眼泪，他弯下腰来，胸脯紧貼着他的刺猬似的腦袋。

小泉在老人跟前，觉得自己得到了安慰。他抬起了头，仰望着他，用还在伤心的調兒問道：

“我不明白，伯伯，当强盜的人，偏愛說別人是賊子。楊少敏搶了我的东西，搶了別人許多东西，还欺負全街的穷人，他不是强盜誰是强盜？伯伯，人們为什么都喜欢欺負別人呢？山本次郎欺負金海旺，金海旺欺負楊少敏，楊少敏欺負刘大叔，刘大叔便罵大嬸娘，大嬸娘却来打我……我們穿不上，吃不上的人，就活該受罪受气么？”

小泉这一質問，老头兒沒有半点准备，他因为不能馬上回答他而感到了惶惑。最使他苦惱的，正是这样的問題，他曾經思索了好久，但是到現在，还未得到解答。小泉那还是孩子气的圓面孔，給塵垢盖得厚厚的，几道潔淨的泪痕，勇敢地冲过塵垢，直流到他的腮帮。老人望着這張面孔，又是愛又是疼，他不由衷地，含含糊糊地說着：

“什么！穿不上，吃不上的人，也有揚眉吐气的一天！共产党不是来了么？你等着吧，馬上就要变了，你等着吧。”

老人越說声浪越高，叫人不能不信他。但是小泉憑經驗

判断，老人又在哄骗他，不过这个时候，他需要的是同情和慰藉，其他的问题他可以完全不管。

他在老伯伯家里住了一夜，整夜听得见在漆黑的夜空里，断断续续的几声枪声。第二天，他把大皮鞋送给老人，自己便通过非常混乱的街道跑回救济院去。

当人民政府的社会局派人到救济院登记的时候，李小泉面孔板得紧紧的，用轻蔑的眼光，和简短的答话回答穿军服的人。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岁。”

“呃，是中国算法还是外国算法！”

“当然是中国算法；我不懂得日本算法。”

“父母还在吗？”社会局的同志微笑地望了他一眼，又继续问。

“全都虎列拉去了。”小泉咬住牙齿说。

“上哪儿去了？”社会局的同志吃惊地问。

“日本人在时，说他父母得了虎列拉，拿去烧死了。这样死的不少哩！”旁边一位老太婆夹着叹息代他回答。

那位同志登记完畢，便安慰大家说日本人已经给共产党八路军打出去，当今的人民政府是替老百姓办事的，要穷人们翻身，以后不再是两顿稀粥，吃的是小米干饭；还要吃白面饅头和猪肉。让他们老的得到归宿，小的得到受教育的机会，能生产的还要组织他们去生产……这群饥饿、老弱的不幸的人们将信将疑，又惊又喜地纷纷议论开来，老太婆立刻抱怨小泉

过于沒有礼貌：

“你那样子会得罪那位什么，嗯，对了，那位同，同志的，不管怎样，人家总是当今的官府派来的。”

小泉坐在炕边，驕傲地搖擺着兩条腿杆，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件事。

“那家伙他不懂得虎列拉！他不懂，他真不懂？他真不懂！——”

在这里，小泉所碰見的人当中，不了解虎列拉所包括的悲慘和野蛮的意义的，他还是第一个。因此，他很生气，以致忽略了那位登记者的和善友誼的态度。

过了三天，張鵬老伯伯跑到救济院来找他。

“伯伯，你上哪去呢？我找了好几回都找不着。”

老人微弯着腰，兩手牢牢地按着孩子的肩膀，与其說是快乐，不如說是严厉地对孩子說：

“人們选我当街道的小組長了，那王八蛋郝文孝滾蛋了，楊少敏逃跑了。当今官府还讓我們和他們算賬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孩子，你听說過么？——斗——爭，和坏蛋們斗——爭——唉，当一个小組長不容易，孩子，我过去不懂得斗爭这个字兒；我真的不懂得斗爭么？哈哈，我現在懂得斗爭了。八路軍教我会斗爭，哈哈，我枉活了六十五岁——可是，你怎么流起泪来了呢？”

老人撫摸这圓圓的，被感动的面孔。他慢慢俯下身子去亲那給不幸剝蝕过的，还是稚气的面頰，这时节，他才發現自己也流下了兩道老泪。

“伯伯，原来打日本的不止游击队，还有八路军呢。”他擦着眼睛說。

“傻小子，八路军和游击队都是一路的。他們还有新四軍，还有縱队和橫队；他們都是共产党領導的，誰对我說过了，我記不清，年紀大了，没办法。”

“他們都是一路的么？”小泉高兴地笑起来，他想起那个不懂得虎列拉的同志，他想起在馬路上慌忙地走路的穿制服的干部。“怨不得，怨不得日本鬼子跑得那样快！嗯。原来八路军就是游击队。”可是他馬上又想起了一件事，擔憂地問道：“不过，唔，他們；那么，火車呢？他們不怕火車嗎？”

“你真是个十足十的傻孩子。八路军会开火車的多着呢，他們会扒鐵路，也会修鐵路；他們还会使大炮呢。”老人把声音压低說：“听說，他們現在打綏远使大炮打呢。你知道，下午我还得和大家开会，我要回去了。这朝代，什么事情都得大伙来商量，大伙說什么就什么。过去，我們躺在那些王八蛋皮靴底下，这朝代我們可頂天立地，好好干一番事業。現在大伙都是这一号，这一号。”他翹起大拇指，哈哈地笑着离开了救济院。

有一天的黄昏，李小泉在車站上纏住了楊少敏。楊少敏倚仗着个兒高，力气大，把他压在地上，打得他鼻孔和牙齿流血，后来人們来了，把小泉救起，把楊少敏送到法院去。居民跟着起来拿作惡的楊少敏作例子，开了各种民主大会，李小泉每天都去开会，成为一个積極的参加者。

十月初，李小泉便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。在某机关工作

了三个月，一月中才調到我們这边来。在工作上，除了有点貪玩之外，他是負責的，積極的；在政治認識上他有着惊人的进步；而对文化的學習他拿出了最高的热情。他每天晌午总拿着鉛笔和本子跑到我房子里来，如果看見我在案上写字，他便站在門口裝作并不打算来打攪我的样子，低头在本子上写。

“小泉，是不是要問字？”我叫他进来。

“唉，这个兩位减法我還沒搞清楚，真笨，学了又忘了。”

我發現他和成人接触的时候，愛裝大人样；可是在球場或和公務員們玩的时候，他却跑的最快，声音最响，說話最多；他还最愛和人开玩笑和角力。角力他总是輸的，开玩笑他却要占便宜，此外他每天写日記。他的日記是生动活潑的。我把它摘錄兩段在下面（用字和文法，經過我的修改，但竭力保存他的原意）：

“一月十五日，今天开会賈国宝批評我狡猾，李德批評我嘴不好，批評我愛罵人，开玩笑开得过火。管理股長說我的狡猾毛病，鬼子在吋政治坏，紅房子生活环境坏，养成我的毛病。我要改它，不改它下次再开会別人再批評我不好看。我也对两个同志批評了，这世道誰都可以批評誰。”

“一月二十日，今天我回紅房子看大嬸娘。他們吃的再不是攪白土的棒子面；不是和沙子的高粱面；吃的是小米，还买了大米和白面，留在过年时吃。真奇怪，刘大叔不罵大嬸娘了，大嬸娘看見我也欢天喜地；楊少敏，金海旺給斗了爭，山本次郎也有虎列拉的一天！如果爹爹还活着，我一定要問問他：‘現在我們可像一个人那样活啦？’他准是点头的。”